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九

宋

光宗皇帝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

金以完顏守貞（本名左靨希尹之孫）為參知政事

金主新即政銳意于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

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久之進守貞尚書左丞出知東平府明昌四年名拜平章事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乞禁譏議道學者光祖初登第廷對切直淳熙五年名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帝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對

即上疏極論近世譏貶道學之非畧謂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皆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豐熙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誹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

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跡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于流涕是年廷試舉人進士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光祖尋以帝用潛邸巫醫吳端為閤門宣贊舍人疏論忤旨出為潼川府判官潼

川府重和初置注見前

三月金初設制舉及宏詞科

舉無常期上意欲行則特詔天下二科皆以待非常之士也

夏四月以伯圭秀王子偁長子壽皇母兄嗣秀王

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藺在政府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藺輒留納之時方議建皇后家廟藺力爭以為不可未幾中丞何澹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晉臣代邲

辛亥　二年　金明昌二年　春二月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

時以雷雪交作故有是命吏部侍郎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

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内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尤切時病按駁此疏續綱目誤繫于明年駁知樞密之時今據駁本傳改輯尋詔以米五萬石賑京城權罷修皇后家廟

秋七月金以圖克坦鎰本名安春上京路明安人按安春舊作按出今改後仿此為尚書右丞

鎰該習經史以材能稱而有執守時金主鋭意治平鎰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崇德無因物以為

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金主嘉之未幾罷為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黄氏翼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宫帝疑之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宫授之宦者遂訢

光宗政事多決于后視唐高宗令后決百司奏事何異至斷臂摽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后之

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授藥嶌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

毒悍潰背光宗
闒懦不振有以
醸成之而不朝
壽皇失子道其
罪更浮于髙宗
矣

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帝自有疾後重華温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宫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宫

以邱崈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字仲烈璘之子）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黄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御史黄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以書譙吏部尚書趙汝愚且上疏極諫畧謂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于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間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

憂者外無辭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肅謙豈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于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閒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賴顧不幸歟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恩親屬及使臣鄧從訓等幾二百人

知荆門軍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卒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智勇士議恢復大畧乾道中以薦除勑令所删定官因輪對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及帝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

暮皆得造于庭多所勸釋嚴保伍之法盜賊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乃請于朝而城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沭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九淵兄九齡九韶皆學行淵粹為學務窮原本不為章句訓詁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為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九齡字子壽九韶字子美鵝湖山名山有寺為朱熹與九淵兄弟會講之所今為鵝湖書院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北白鹿洞注見前

光宗自三年春疾瘳以迄五年春正月朝于壽皇及從幸者僅七見迨壽皇不豫以後問疾視藥之事終于闕如其過已無可解免續綱目于四年春正月記三月兩朝皆削而不載夫二年七朝不可不謂之定省久曠據

是歲諸路大水

癸丑　四年金明昌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

史直書其失自見卽增此兩朝豈遂足以末減光宗之睢哉因備錄之

嘗論孟子文囿芻蕘雉兔之往久之幷芻蕘雉兔之地亦不可得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章宗乃以圍獵之地悉與民耕則諸武且因之而廢觀章宗論察吏教民之道未

命

金弛禁地許民耕種

金主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金主

嘗謂近臣曰凡稱政有異蹟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汚者多故顯其異耳又謂近言事者以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案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心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人皆以教化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汚一旦見用猶為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又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是

嘗不知治要願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物為足粲光近于好名而于詰戎非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為守成令主然子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隳雖有善政亦奚足道哉

年夏百官屢表請上尊號金主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

金以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畤人參知政事

持國以中經童科入仕為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昭容李氏得幸李氏名師兒父湘其家以罪沒入宮籍監金主納之金主好文詞李氏慧黠能作字知文義遂大愛幸持國陰附之又多遺賂左右昭容亦自媿門第寒薄欲藉外廷為重乃數譽持國金主愈信

任之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上書論之且薦完顏守貞可大用金主名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音膚續綱目誤作膏本名頗里垳金宗室也元史類編云避世宗父宗堯諱故凡宗字皆改之按頗里垳舊作阿里剌今改後倣此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御史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五人皆下獄被斥明年封昭容為淑妃復進封元妃兄喜兒弟鐵哥皆顯擢勢傾朝野監察御史姬端修上

書乞遠小人金主遣李喜兒問端修小人為誰端修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以聞金主稍呵責之然不能去及圖克坦鎰相一日金主問漢高光武孰優鎰曰光武在位歲久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感戚姬卒致亂由是言之光武優金主知其諷諫默然久之（姬端修字平叔汝州人本姓宗亦以避諱改）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及第

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

爾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厲羣臣用种放故事名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

陳亮所學本出于縱横家其平日為文即不能無偏駁之病而此對策更出于揣摩迎合不自知其可鄙夫以光宗子職之愆無可掩飾而亮乃謂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稍有人心者必不出此揣術不端雖能文亦奚足重顧仍然自負為推智勇

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于壽皇涖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之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拓心胸通爲有識者所不齒于人類耳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字嗣勳遂寧人等權總其軍

崈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出待罪六和塔在今錢塘縣西南臨江北岸而上疏

切諫于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爽正字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顔棫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等上疏乞寢特立名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字子直一字宏父温州人）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差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同知院事

蜀帥吳挺卒端禮謂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若復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下汝愚辭不拜帝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于侍從連章力諫臺

領武興軍汝愚始受命按汝愚之辭續通鑑據光宗紀係于明年正月今從本傳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再拜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帝生辰也羣臣

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名内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

人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

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景之之子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及慟哭殿庭即勉強往朝而本心已不可問矣乃因趣駕欲行旋以孝后挽留即止忽而感悟天良忽而漸滅殆盡光宗既非失心狂易之疾何昧于父子之親受制悍后恬不知恥此誠歲正蒙所云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時矣

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于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于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國子録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字德光等上書

重華宫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黄裳請誅内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宫皆不報十一月彦逾等復力陳帝始往朝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夏主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

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

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癸酉壽皇

不豫

葛邲罷

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至是罷

知建康邳後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邳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

金購求遺書

凡崇文總目内所闕書籍悉購之尋又置弘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宫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宫且曰

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𥪡過左右之人自此讒言遂生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黙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黙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

思壽皇默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宫余端禮因曰叩頭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宫門俟至日昃帝復辭以疾于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秘書少監孫逢

吉
字從之吉州龍泉人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壽皇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

閤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字節夫琦曽孫傳㫖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即樟亭在今仁和縣南錢塘江北岸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冑奏曰昨傳㫖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于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㸃入對㸃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輙入宮禁乎㸃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

問疾視藥子在
而孫代之已非
理之正然非諸
臣再三固請並
嘉王亦不遣壽
皇是時疾且大
漸況數顧左右
欲一見帝為人
子者尚何忍高
處深宮漠然不
顧是光宗之受
制牝晨不惟有
虧子職真乃全
失人心矣

耳從官及彭龜年黄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
宫問疾許之王至宫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
喪禮
壽皇崩是夕重華宫内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
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
聞因請詣重華宫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宰相乃
率百官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暫

光宗于壽皇生
不能視疾歿不

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内請
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
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宫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
太后降旨以皇帝為有疾暫就宫中成服然喪不可
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
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能也誤者適例
而天理絶實無
辭以謝天下留
正身為宰輔不
諸其力疾臨次
以盡禮而請其
早正儲位以釋
謗已昧于重輕
先後之權衡乃
見御劄念欲退
閒之語遽爾大
懼佯仆請老止
圖獨善其身而
置國事如末務
大臣進退之節
若此亦奚足稱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
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
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
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
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
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
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
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

史冊尚遇為要
予豈復知大義
耶

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是為寧宗尊帝為太上皇帝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内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内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也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

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曰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宫前垂簾引見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内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

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

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
覽畢曰甚善汝愚奏曰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
處分然恐兩宮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
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
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
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
几筵前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袞服出

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同卿之季父也續綱目以為后之季父誤后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大赦

復名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

光寧授受事出非常廢立之嫌實所不免觀汝愚之對侂胄及

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名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詔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按是月除拜諸人續綱目前後參錯今依寧宗本紀及宰輔表改正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

其拜右相謂不幸處君臣之變豈敢言功頗為明于大義然口雖不自居功而于爪牙之臣則謂當推賞是于定策二字豈盡釋然于胸中而當時物論紛紜以汝愚功在社稷不免推崇太過異日奸人構陷至稱其實有異謀禍源未必不萌于此也

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

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以趙汝愚為樞密使

汝愚既免兼參知政事詔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尋又以羅點簽書院事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

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

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

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

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

問熹說如何

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于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令反不能無疑于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

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黄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
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欑宮
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
相業稱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正之罷由中㫖汝愚怒韓侂胄
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

水性就下黄河自北而南在漢已然觀武帝瓠子歌有淮泗滿之文可知河之入淮不自宋始宣房之塞力倍工堅故能然久不瀆宋熙寧時王安石求改任

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河決金陽武 考黄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從此南流不能復塞關係甚鉅續綱目失載今採金史章宗紀及河渠志兼採胡渭禹貢錐指增輯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歷曹濮鄆范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 即今大清河注見前 入海南派由南清河 即泗水注亦見前 入淮 禹貢錐指河滙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河流又一大變

九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

非其人用功苟且所以才及百年即大從而不可復塞議者乃謂金欲以水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故不復治真曲說也

黜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黜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黜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冑引以自助

却瑞慶節賀表 前此改生日天祐節為瑞慶節

從朱熹奏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雷川人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

中丞曾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佀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湖州德清人彥穎之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佀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佀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白汝愚當以厚賞酧佀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䟽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黄度將上䟽論佀胄之姦佀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政和中升平江軍為府隸兩浙路今蘇州府是度言

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佖冑假御筆逐諫臣使
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
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
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
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

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説吏部尚書鄭僑（字惠叔興化人）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獻議力主王安石之説（畧謂藏四祖之主于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室欲别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議者急欲尊奉太祖以東嚮之故不知實無益于太祖之尊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强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擯令人痛傷今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又據程頤之説以為僖祖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不知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安石所見終高于世俗之儒）帝召對熹復以所論畫為圖本陳奏久之

祧廟何等重大之事盈廷既有異同自當和衷集議折中至當然後請詔旨而行之乃榻前之奏寧宗方為稱善而四祖之廟已遽毀遷則是所謂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者亦出自宰臣之意而寧宗並未與知矣總由南渡以後乾綱不振雖以汝愚在

帝稱善曰可于榻前撰數語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集議帝然之熹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于是別建一殿以奉祧主而藝祖始正東向之位續綱目于熹之議採錄不詳又云廟堂不以聞而數擨僖宣廟室按熹既具議又經面陳安得云不以聞乎今依通考及宋史禮志原文改正

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

位尚不免有專擅之失其他又何責乎

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

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内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録黄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吴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游仲鴻字子正果州南充人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黄之制朱熹奏言自漢文短喪歴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

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永阜陵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于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

終畏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十二月金平章政事完顔守貞罷按守貞之罷續綱目誤書于明年之冬今據金史章宗本紀改正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脅持國所忌罷去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怙寵擅權衆皆切齒寧宗豈竟無所聞即向時爲所朦蔽而龜年既條奏其奸亦當徐察以分眞僞兩罷之尚且不可乃忽出內降龜年與外而侂胄進官悖謬若此何怪奸臣之不日益恣横乎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于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之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中書舍人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繳奏以爲非是不聽由是侂胄愈横明年又加侂胄保寧節度使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叅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閒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

劉德秀劾之也

以趙彦逾為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彦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與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乙卯 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白虹貫日

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冐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從之命提舉洞霄宫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國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

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贓罪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奏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又嘗勸汝愚早退及徽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楊簡字敬仲慈谿人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于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彭龜年李祥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眾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新州唐置明廢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是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

謝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字子靜温州人張衜字用叟福州人林仲麟字景仲福州人

蔣傅字象夫信州人徐範字彞父福州侯官人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

諫官李沭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沭以為父老

歡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

人心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

雖百李沭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

柄指揮椽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令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于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五月詔諸路提舉司置廣惠倉修胎養之令也未幾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卲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

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葢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樂清人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偽文詐沽名願風勵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

乘龍授鼎幻想不經汝愚果有此妖夢胡紘輩人孰從而知之

榜詔榜于朝堂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　按汝愚卒于明年正月續綱目併繫于此殊失實今改正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

蓋必自經傳述以為巽寧宗素服即位之驗故奸徒得執為左証劫其假夢為符毋大臣不幸處危疑之間不自知畏懼轉移談定策之微所見已非正道則其貫禍不得謂非自取也

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故相趙汝愚卒于衡州

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客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

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叅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

語錄各為一家言固不能無醇疵然半之出於數猶可說也若

六經四子皆聖賢載道之文有益而無損自炎劉以來布在學官守而弗墜乃亦概拖屬禁其去嬴秦燔書之去幾何

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夏四月余端禮罷

端禮始與趙汝愚同心共政及汝愚竄逐端禮不能救後黃度呂祖儉之獲罪端禮救解不獲遂為公議所責在相位朞年為韓侂冑所制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吏部 按倪思本傳時

為吏部續綱目作禮誤侍郎倪思
初翕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至是御史姚愈平江人
劾思遂出知太平府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黄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
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
黨皆怒自是攻治之志愈急矣黄黼上言治道在黜

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須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取前日偽學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倖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

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盡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中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擘朱熹也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

元定守季通建州建陽人

于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常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

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意以擊熹爲己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富川人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

職罷祠黨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頂忍饑啖虀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竄不辭家即就道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足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甚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

卒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疾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

蔡沈字仲默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

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

正既罷相繼為劉德秀所劾初德秀未為正所知正客范仲黼以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感之自是彈者無虛歲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佐冒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

正坐貶邵州居住按正本傳正之貶光祿卿由張釜劾之與續綱目異　張釜字君量綱之孫

秋八月金胥持國有罪免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妃競擅朝政張復亨右司諫　張嘉貞右拾遺　趙樞同知豐安軍節度使事　張光庭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　高元甫戶部主事　張巖叟刑部員外郎字孟弼代州五臺人　傅汝梅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　裴元郭　郭書省令史四人皆尚　皆趨走其門謂之胥門十哲續綱目云十人俱為御史臺官按持國本傳十人之官班班可考必因為御史臺所劾而誤也

今改正至是為御史臺所劾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續綱目云九月復以持國叅知政事按持國本傳言頃之起為樞密副使佐樞密使內族襄治軍于北京翰林修撰路鐸恐其復相因他事奏持國奸邪金主曰朕豈以此人復為相耶持國尋死據此則持國並未復為叅知政事續綱目誤今刪之內族襄本名按實古納孫路鐸字宣叔冀州人按舊作唵實古納舊作什古迺今改後倣此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聖慈烈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黄由字子由長洲人

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

舉薦闕陛及刑法廉吏百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于是僞學得罪者凡五十九人

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黄由黄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吴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黄度張體仁蔡幼學黄顥周南吴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李埴燾之子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趙汝讜字蹈中趙汝談字履常陳峴字壽南温州平陽人周南字

南仲平江人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張致遠字里無考與紹興中官侍御史者當別是一人呂祖泰字泰然祖儉從弟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劾由阿附麗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偽學之禁

先是張釜請下詔禁偽學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草詔諭告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于要職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同知院事

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諭事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閉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及之論事侂胄甘于屈膝出竇衣冠掃地矣然猶出自寒門或易流于汙賤不足深責若師𢍰偽在天潢當自存其尊貴乃亦獻媚權門至效犬嘷而不顧非笑可恥孰甚孔子謂鄙夫患失

以趙師𢍰字從善燕懿王八世孫為工部侍郎

師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

無所不至斥非不可與节君正為此筆痛加鐵砭耳

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巽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寳貨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賔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曽三聘沈有開葉適項

安世等以實其事奪𪟝年三聘官而擢璡進義副尉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歷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

書始朝則前此之不朝可知寧宗即位至是已閱五年定省之禮闕焉不講夫以父子至性睽隔久遠返之于心其能安乎且光宗之不朝壽皇在廷交章論諫至有内禪之舉寧宗追思前事

二百五十年閒歷十四變上距黄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踈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宫

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宫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宫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加韓侂冑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　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

史當痛心疾首
乃不知幹蠱而
顧蹈覆車群臣
方以上壽禮成
相率稱賀寧宗
亦竟靦顏受之
真不解其何所
師蓋光宗不孝
孝宗故寧宗亦
不孝光宗天道
好還此之謂矣

何澹知樞密院事

初淳熙中鏜以使金守禮遂見擢用（事具前）及帥蜀罷征斂斬瀘州卒之殺太守者蜀以大治既與趙汝愚有隙（事亦見前）為韓侂胄所引遂大變其守于國事無可否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士論醜之未幾卒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嘉定二年謚曰文）

時攻偽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年

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黄榦李燔字敬之南康建昌人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黄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輔廣字漢卿本河朔人後居秀州蔡沈黄榦

歷知臨川新淦兩縣又知安慶府漢陽軍和州所至皆有異政在安慶日金人已破光山民震恐韓請于朝城安慶以資捍禦後江水暴至又以城堅免于漂溺舒人德之幹嘗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閫與江淮豪傑游幹倜儻有謀軍民之心翕然歸向權要忌之會名幹赴行在為御史李楠所劾幹遂歸里弟子日盛編著禮書卒贈朝奉郎李燔初授岳州教授教士不因時好且曰古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故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長于藝者卒之後除大理司直辭尋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作亂燔請于帥臣自往駐兵守險馳辯士諭賊禍福皆帖服復改官潭州通判真德秀帥長沙一府之事皆咨燔不數日辭歸紹定中理宗論及高士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不果召卒贈直文華閣張洽初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寇作亂

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延見隅官訪利害而搗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寇間有備乃去端平初用薦召赴都堂審察不至將以說書待之洽固辭遂除直秘閣卒陳淳性至孝篤于內行雖不用于世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以特奏恩授安溪主簿未上而卒李方子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方子不少貶彌遠使臺臣劾之遂罷黃灝知德化縣以薦除登聞鼓院歷太常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荐飢有旨停閣夏稅灝奏乞併停秋稅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制兩秩而從其請羨之卒也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無所顧云蔡沈始其從其父元定謫道州父歿徒步護喪以歸有遺之金者輒謝之曰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屏棄舉子業隱居九峯著書傳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字心

傳字微之舜臣之子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新淦漢縣今屬臨江府安慶府漢廬江郡地宋慶元初改德慶軍曰安慶府今隸安徽省漢陽軍唐置今湖北漢陽府是松滋晉縣今屬荆州府永新縣孫吳置今屬吉安府安溪縣宋置今屬泉州府德化縣五代王閩置今屬永春州餘注俱見前

夏六月乙酉朔日食

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慈懿

詔權欑于修吉寺

秋七月以陳自強字勉之福州閩縣人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

侂胄諷從官論薦之即除太學録由選人至樞府裁

四年

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

牢城貶周必大為少保

祖泰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事貶祖泰語其友

曰自我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

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我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

松既與祖泰狎
友及其上書獲

乃擘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
防禍亂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韓侂冑童稚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願急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
書出中外
大駭有旨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
議大夫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與

譴惟恐相累攻之不遺餘力小人叵測固不足論然松謫事佹胄祖泰寧有不知臭味既已差池何必與之相和取人不端謂非自貽患哉

遊其謂我與閤予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字仲甫莆田人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收管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貶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諡曰恭淑

詔權攢于廣教寺

十二月葬永崇陵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春三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己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吳氏世掌兵柄西蜀軍將不知有朝廷至挺漸形跋扈留正久欲謀殺其權余端禮復欲止其承襲皆不為無見吳曦既身留行都正可遏其逆志以防後患乃侂胄止貪賄賂罔恤國家統

秋七月何澹罷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時吳廷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曦自以世守西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奉祠澹急于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罪之

制之除如縱虎歸山負嵎貽患罪真不容于誅矣

以吴曦為興州都統制

曦至鎮諷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于是兵權悉歸于曦矣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曦至蜀未幾佗胄以總計隸宣撫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于曦于是異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佗胄者松謟佗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

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

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奈曼鞑靼别部方輿紀要云在葱嶺西南按奈曼舊作乃蠻今改後仿此襲西遼滅之自宋徽宗宣和七年西遼大石稱帝歷三傳乃滅凡七十八年

西遼主珠勒呼出獵奈曼王庫楚類舊作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珠勒呼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

珠勒呼尋死遼祀遂絶

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于藩邸吏士内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于韓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非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

田令陳景思（故相康伯之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咸先後復官自便時朱熹没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

書有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錄語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秋七月程松罷八月以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月以陳自强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謬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

是歲大蝗

癸亥 三年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阨

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漫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　自强性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緘于弟親戚闗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强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强表裏之功為多　史達祖字邦卿汴人

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澉浦在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南水經注谷水于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即此水軍

四年甲子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自明昌末北部哈達錦舊作合底忻今改與朵節袞舊作山只袞今改恃彊擾邊又有光嘉喇舊作廣吉剌今改者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塞而卓木布舊作阻𨋸今改亦叛連歲用兵饋餉空之洎諸部平定先命丞爾佳清臣討之失利遂以內族襄代將又命內族宗浩駐泰州宗浩分兵邀擊諸部多降丞爾佳清臣本名向卜薩和囉嚕路罕都入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

孫泰州遼置金承安二年移州于長春縣今為蒙古郭爾羅斯旗地按阿卜薩舊作阿不沙和囉噶路罕都舊作胡里改路樞篤今並改又築濠壘備戍守議者謂金勢已弱有勸韓侂胄立不世勲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議恢復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臨安大火

延及太廟帝下詔罪己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孝伯尋亦罷以張巖參知政事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先是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

尋封劉光世為鄜王

贈字文虚中少保

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强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内外財賦遂以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士寅于嘉泰三年十月叅知政事

夏四月以錢象祖叅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

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為七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字子西貴池人）于建寧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冑

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冑大怒下岳大理編管

建寧

五月金以布薩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忠義之子）為河南宣撫

使

金主聞南朝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顔匡本名薩克素始祖九世孫按薩克素舊作撒速今改後仿此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璞薩揆宣撫㑹兵于汴以備之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邉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擧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使及新置兵事在八月

秋七月詔韓侂冑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强鄧友龍等請也命侂冑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論者謂侂冑繫銜北呂夷簡省同守則其體尤尊凡文移關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置機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冑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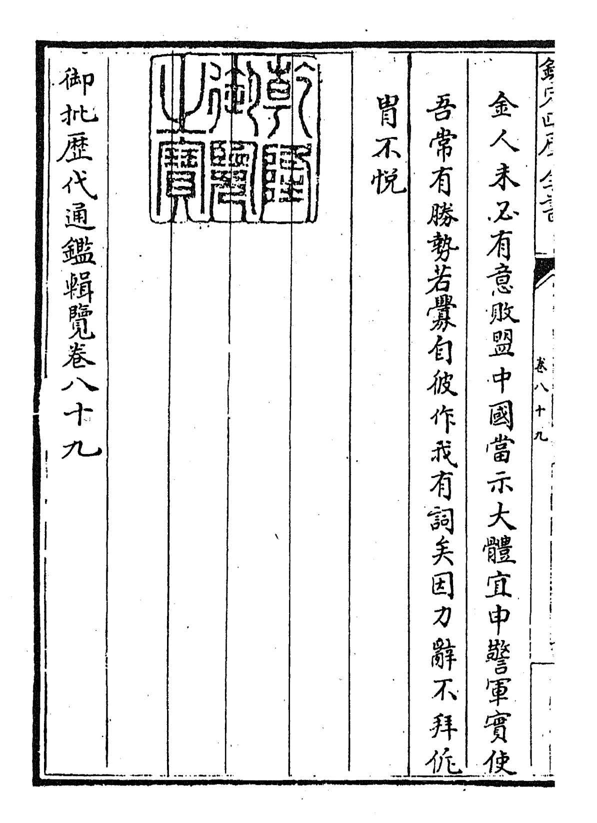
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金人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

決未幾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内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

以邱崈爲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

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侂冑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切諫曰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九